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  
第七十四回 長庚傳報魔頭狠 行者施為變化能

情慾原因總一般，有情有慾自如然。沙門修煉紛紛士，斷慾忘情即是禪。  
須著意，要心堅，一塵不染月當天。  
行功進步休教錯，行滿功完大覺仙。

話表三藏師徒們打開慾網，跳出情牢，放馬西行。走不多時，又是夏盡秋初，新涼透體。但見那：

急雨收殘暑，梧桐一葉驚。  
螢飛莎徑晚，蛩語月華明。  
黃葵開映露，紅蓼遍沙汀。  
蒲柳先零落，寒蟬應律鳴。

三藏正然行處，忽見一座高山，峰插碧空，真個是摩星礙日。長老心中害怕，叫悟空道：「你看前面這山□分高聳，但不知有路通行否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說那裡話，自古道：『山高自有客行路，水深自有渡船人。』豈無通達之理？可放心前去。」長老聞言，喜笑花生，揚鞭策馬而進，徑上高岩。

行不數里，見一老者，鬢蓬鬆，白髮飄搖；鬚稀朗，銀絲擺動；項掛一串數珠子，手持拐杖現龍頭。遠遠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：「西進的長老，且暫住驩驩，緊兜玉勒。這山上有一夥妖魔，吃盡了閻浮世上人，不可前進。」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。一是馬的足下不平，二是坐個雕鞍不穩，撲的跌下馬來，掙挫不動，睡在草裡哼哩。行者近前攙起道：「莫怕，莫怕，有我哩。」長老道：「你聽那高岩上老者報道這山上有夥妖魔，吃盡閻浮世上人，誰敢去問他一個真實端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且坐地，等我去問他。」三藏道：「你的相貌醜陋，言語粗俗，怕衝撞了他，問不出個實信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我變個俊些兒的去問他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是變了我看。」好大聖，捻著訣，搖身一變，變個乾乾淨淨的小和尚兒，真個是目秀眉清，頭圓臉正；行動有斯文之氣象，開口無俗類之言辭。抖一抖錦衣直裰，拽步上前，向唐僧道：「師父，我看變得好麼？」三藏見了大喜道：「變得好。」八戒道：「怎麼不好？只是把我們都比下去了。老豬就滾上二三年，也變不得這等俊俏。」

好大聖，躲離了他們，徑直近前，對那老者躬身道：「老公公，貧僧問訊了。」那老兒見他生得俊雅，年少身輕，待答不答的，還了他個禮，用手摸著他頭兒，笑嘻嘻問道：「小和尚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，特上西天拜佛求經。適到此間，聞得公公報道有妖怪，我師父膽小怕懼，著我來問一聲：端的是甚妖精，他敢這般短路？煩公公細說與我知之，我好把他貶解起身。」那老兒笑道：「你這小和尚年幼，不知好歹，言不幫襯。那妖神通廣大得緊，怎敢就說貶解他起身？」行者笑道：「據你之言，似有護他之意，必定與他有親，或是緊鄰契友；不然，怎麼長他的威智，興他的節概，不肯傾心吐膽說他個來歷？」公公點頭笑道：「這和尚倒會弄嘴。想是跟你師父遊方，到處兒學些法術，或者會驅縛魍魎，與人家鎮宅降邪。你不曾撞見□分狠怪哩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狠？」公公道：「那妖精一封書到靈山，五百阿羅都來迎接；一紙簡上天宮，□一大曜個個相欽。四海龍曾與他為友，八洞仙常與他作會；□地閻君以兄弟相稱，社令、城隍以賓朋相愛。」

大聖聞言，忍不住呵呵大笑，用手扯著老者道：「不要說，不要說。那妖精與我後生小廝為兄弟、朋友，也不見□分高作。若知是我小和尚來啊，他連夜就搬起身去了。」公公道：「你這小和尚胡說，不當人子。那個神聖是你的後生小廝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我小和尚祖居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，姓孫，名悟空。當年也曾做過妖精，幹過大事。曾因會眾魔，多飲了幾杯酒睡著，夢中見二人將批勾我去到陰司。一時怒發，將金箍棒打傷鬼判，誑倒閻王，幾乎掀翻了森羅殿。嚇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紙，□閻王簽名畫字，教我饒他打，情願與我做後生小廝。」那公公聞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和尚說了這過頭話，莫想再長得大了。」行者道：「官兒，似我這般大也夠了。」公公道：「你年幾歲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猜猜看。」老者道：「有七八歲罷了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有一萬個七八歲。我把舊嘴臉拿出來你看看，你卻莫怪。」公公道：「怎麼又有個嘴臉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小和尚果有七□二副嘴臉哩。」

那公公不識竅，只管問他。他就把臉抹一抹，即現出本像，咨牙俛嘴，兩股通紅，腰間繫一條虎皮裙，手裡執一根金箍棒，立在石崖之下，就像個活雷公。那老者見了，嚇得面容失色，腿腳酸麻，站不穩，撲的一跌；爬起來，又一個躑躅。大聖上前道：「老官兒，不要虛驚，我等面惡人善，莫怕，莫怕。適間蒙你好意，報有妖魔。委的有多少怪？一發累你說說，我好謝你。」那老兒戰戰兢兢，口不能言，又推耳聾，一句不應。

行者見他不言，即抽身回坡。長老道：「悟空，你來了？所問如何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西天有便有個把妖精兒，只是這裡人膽小，把他放在心上。沒事，沒事，有我哩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可曾問他此處是甚麼山？甚麼洞？有多少妖怪？那條路通得雷音？」八戒道：「師父，莫怪我說。若論賭變化，使促招，捉弄人，我們三五個也不如師兄；若論老實，像師兄就擺一隊伍，也不如我。」唐僧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你還老實。」八戒道：「他不知怎麼鑽過頭不顧尾的問了兩聲，不尷不尬的就跑回來了。等老豬去問他個實信來。」唐僧道：「悟能，你仔細著。」

好獸子，把釘鈹撒在腰裡，整一整皂直裰，扭扭捏捏，奔上山坡，對老者叫道：「公公，唱喏了。」那老兒見行者回去，方拄著杖掙得起來，戰戰兢兢的要走，忽見八戒，愈覺驚怕道：「爺爺呀！今夜做的甚麼惡夢，遇著這夥惡人？為先的那和尚醜便醜，還有三分人相；這個和尚，怎麼這等個確挺嘴，蒲扇耳朵，鐵片臉，毳毛頸項，一分人氣兒也沒有了？」八戒笑道：「你這老公公不藏興，有些兒好褒貶人。你是怎的看我哩？我醜便醜，奈看，再停一時就俊了。」那老者見他說出人話來，只得開言問他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八戒道：「我是唐僧第二個徒弟，法名叫做悟能八戒。才自先問的，叫做悟空行者，是我師兄。師父怪他衝撞了公公，不曾問得實信，所以特著我來拜問。此處果是甚山？甚洞？洞裡果是甚妖精？那裡是西去大路？煩公公指示指示。」老者道：「可老實麼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虛的。」老者道：「你莫像才來的那個和尚走花溜水的胡纏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不像他。」

公公拄著杖，對八戒說：「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嶺。中間有座獅駝洞。洞裡有三個魔頭。」八戒啐了一聲：「你這老兒卻也多心，三個妖魔也費心勞力的來報遭信？」公公道：「你不怕麼？」八戒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三個妖魔，我師兄一棍就打死一個；我一鈹就築死一個。我還有個師弟，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個；三個都打死，我師父就過去了，有何難哉？」那老者笑道：「這和尚不知深淺。那三個魔頭，神通廣大得緊哩。他手下小妖，南嶺上有五千，北嶺上有五千；東路口有一萬，西路口有一萬；巡哨的有四五千，把門的也有一萬；燒火的無數，打柴的也無數；共計算有四萬七八千。這都是有名字帶牌兒的，專在此吃人。」

那獸子聞得此言，戰兢兢跑將轉來，相近唐僧，且不回話，放下鈹，在那裡出恭。行者見了，喝道：「你不回話，卻蹲在那裡怎的？」八戒道：「說出屎來了。如今也不消說，趕早兒各自顧命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這個獸根，我問信偏不驚恐，你去問就這等慌張失智。」長老道：「端的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這老兒說：此山叫做八百里獅駝山。中間有座獅駝洞。洞裡有三個老妖，有四萬八千小妖，專在那裡吃人。我們若罷著他些山邊兒，就是他口裡食了。莫想去得。」三藏聞言，戰兢兢，毛骨悚然道：「悟空，如何是好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沒大事。想是這裡有便有幾個妖精，只是這裡人膽小，把他就說出許多人，許多大，所以自驚自怪。有我哩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說的是那裡話？我比你不同，我問的是實，決無虛謬之言。滿山滿谷都是妖魔，怎生前進？」行者笑道：「獸子嘴臉，不要虛驚。若論滿山滿谷之魔，只消老孫一路棒，半夜打個罄盡。」八戒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，莫說大話。那

些妖精點卯也得七八日，怎麼就打得罄盡？」行者道：「你說怎樣打？」八戒道：「憑你抓倒，捆倒，使定身法定倒，也沒有這等快的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用甚麼抓、拿、捆縛。我把這棍子兩頭一扯，叫：『長！』就有四□丈長短。幌一幌，叫：『粗！』就有八丈圍圓粗細。往山南一滾，滾殺五千；山北一滾，滾殺五千；從東往西一滾，只怕四五萬碾成肉泥爛醬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若是這等趕麵打，或者二更時也都了了。」沙僧在傍笑道：「師父，有大師兄怎樣神通，怕他怎的？請上馬走啊。」唐僧見他們講論手段，沒奈何，只得寬心上馬而走。

正行間，不見了那報信的老者。沙僧道：「他就是妖怪，故意狐假虎威的來傳報，恐誑我們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不要忙，等我去看看。」好大聖，跳上高峰，四顧無跡，急轉面，見半空中有彩霞晃亮，即縱雲趕上看時，乃是太白金星。走到身邊，用手扯住，口口聲聲只叫他的小名道：「李長庚，李長庚，你好憊懶。有甚話，當面來說便好，怎麼裝做個山林之老，魔樣老孫？」金星慌忙施禮道：「大聖，報信來遲，乞勿罪，乞勿罪。這魔頭果是神通廣大，勢要崢嶸。只看你那移變化，乖巧機謀，可便過去；如若怠慢些兒，其實難去。」行者謝道：「感激，感激。果然此處難行，望老星上界與玉帝說聲，借些天兵，幫助老孫幫助。」金星道：「有有有，你只口信帶去，就是□萬天兵，也是有的。」

大聖別了金星，按落雲頭，見了三藏道：「適才那個老兒，原是太白星來與我們報信的。」長老合掌道：「徒弟，快趕上他，問他那裡另有個路，我們轉了去罷。」行者道：「轉不得。此山徑過有八百里，四週圍不知更有多少路哩，怎麼轉得？」三藏聞言，止不住眼中流淚道：「徒弟，似此艱難，怎生拜佛？」行者道：「莫哭，莫哭，一哭便膿包行了。他這報信，必有幾分虛話，只是要我們著意留心，誠所謂：『以告者，過也。』你且下馬來坐著。」八戒道：「又有甚商議？」行者道：「沒甚商議。你且在這裡用心保守師父，沙僧好生看守行李、馬匹。等老孫先上嶺打聽打聽，看前後共有多少妖怪，拿住一個，問他個詳細，教他寫個執結，開個花名，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，吩咐他關了洞門，不許阻路，卻請師父靜靜悄悄的過去，方顯得老孫手段。」沙僧只教：「仔細，仔細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消囑咐。我這一去，就是東洋大海也湯開路，就是鐵裏銀山也撞透門。」

好大聖，唵哨一聲，縱筋斗雲，跳上高峰。扳藤負葛，平山觀看，那山裡靜悄無人。忽失聲道：「錯了，錯了，不該放這金星老兒去了。他原來恐誑我。這裡那有個甚麼妖精？他就出來跳風頑耍，必定拈槍弄棒，操演武藝，如何沒有一個？」正自家揣度，只聽得山背後叮叮噹噹、辟辟剝剝榔鈴之聲。急回頭看處，原來是個小妖兒，搦著一桿「令」字旗，腰間懸著鈴子，手裡敲著梆子，從北向南而走。仔細看他，有一丈二尺的身子。行者暗笑道：「他必是個鋪兵，想是送公文下報帖的。且等我去聽他一聽，看他說些甚話。」

好大聖，捻著訣，念個咒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蒼蠅兒，輕輕飛在他帽子上，側耳聽之。只見那小妖走上大路，敲著梆，搖著鈴，口裡作念道：「我等巡山的，各人要謹慎提防孫行者，他會變蒼蠅。」行者聞言，暗自驚疑道：「這廝看見我了？若未看見，怎麼就知我的名字，又知我會變蒼蠅？」原來那小妖也不曾見他，只是那魔頭不知怎麼就吩咐他這話，卻是個謠言，著他這等胡念。行者不知，反疑他看見，就要取出棒來打他，卻又停住，暗想道：「曾記得八戒問金星時，他說老妖三個，小妖有四萬七八千名。似這小妖，再多幾萬，也不打緊。卻不知這三個老魔有多大手段。等我問他一問，動手不遲。」

好大聖，你道他怎麼去問？跳下他的帽子來，釘在樹頭上，讓那小妖先行幾步。急轉身騰那，也變做個小妖兒，照依他敲著梆，搖著鈴，搦著旗，一般衣服，只是比他略長了三五寸，口裡也那般念著。趕上前叫道：「走路的，等我一等。」那小妖回頭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好人呀，一家人也不認得？」小妖道：「我家沒你呀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沒我？你認認看。」小妖道：「面生，認不得，認不得。」行者道：「可知道面生。我是燒火的，你會得我少。」小妖搖頭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我洞裡就是燒火的那些兄弟，也沒有這個嘴尖的。」行者暗想道：「這個嘴好的變尖了些了。」即低頭，把手侮著嘴揉一揉道：「我的嘴不尖啊。」真個就不尖了。那小妖道：「你剛才可是個尖嘴，怎麼揉一揉就不尖了？疑惑人子，大不好認，不是我家的。少會少會，可疑可疑。我那大王家法甚嚴，燒火的只管燒火，巡山的只管巡山。終不然教你燒火，又教你來巡山？」行者口乖，就趁過來道：「你不知道。大王見我燒得火好，就陞我來巡山。」

小妖道：「也罷；我們這巡山的，一班有四□名，□班共四百名，各自年貌，各自名色。大王怕我們亂了班次，不好點卯，一家與我們一個牌兒為號。你可有牌兒？」行者只見他那般打扮，那般報事，遂照他的模樣變了；因不曾看見他的牌兒，所以身上沒有。好大聖，更不說沒有，就滿口應承道：「我怎麼沒牌？但只是剛才領的新牌。拿你的出來我看。」那小妖那裡知這個機關，即揭起衣服，貼身帶著個金漆牌兒，穿條絨線繩兒，扯與行者看看。行者見那牌背是個「威鎮諸魔」的金牌，正面有三個真字，是「小鑽風」。他卻心中暗想道：「不消說了，但是巡山的，必有個『風』字墜腳。」便道：「你且放下衣走過，等我拿牌兒你看。」即轉身，插下手，將尾巴梢兒的小毫毛拔下一根，捻他把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個金漆牌兒，也穿上個綠絨繩兒，上書三個真字，乃「總鑽風」。拿出來，遞與他看了。小妖大驚道：「我們都叫做個小鑽風，偏你又叫做個甚麼『總鑽風』。」行者幹事找絕，說話合宜，就道：「你實不知。大王見我燒得火好，把我陞個巡風；又與我個新牌，叫做『總巡風』，教我管你這一班□□名兄弟也。」那妖聞言，即忙唱喏道：「長官，長官，新點出來的，實是面生，言語衝撞，莫怪。」行者還著禮笑道：「怪便不怪你，只是一件：見面錢卻要哩，每人拿出五兩來罷。」小妖道：「長官不要忙，待我向南嶺頭會了我這一班的人，一總打發罷。」行者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和你同去。」那小妖真個前走，大聖隨後相跟。

不數里，忽見一座筆峰。何以謂之筆峰？那山頭上長出一條峰來，約有四五丈高，如筆插在架上一樣，故以為名。行者到邊前，把尾巴掏一掏，跳上去，坐在峰尖兒上。叫道：「鑽風，都過來。」那些小鑽風在下面躬身道：「長官，伺候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可知大王點我出來之故？」小妖道：「不知。」行者道：「大王要吃唐僧，只怕孫行者神通廣大，說他會變化，只恐他變作小鑽風，來這裡擺著路徑，打探消息，把我陞作總鑽風，來查勘你們這一班可有假的？」小鑽風連聲應道：「長官，我們俱是真的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真的，大王有基本事，你可曉得？」小鑽風道：「我曉得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曉得，快說來我聽。如若說得合著我，便是真的；若說差了一些兒，便是假的，我定拿去見大王處治。」那小鑽風見他坐在高處，弄璋弄智，呼呼喝喝的，沒奈何，只得實說道：「我大王神通廣大，本事高強，一口曾吞了□萬天兵。」行者聞說，吐出一聲道：「你是假的。」小鑽風慌了道：「長官老爺，我是真的，怎麼說是假的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既是真的，如何胡說？大王身子能有多大，一口就吞了□萬天兵？」小鑽風道：「長官原來不知。我大王會變化，要大能撐天堂，要小就如菜子。因那年王母娘娘設蟠桃大會，邀請諸仙，他不曾具柬來請，我大王意欲爭天，被玉皇差□萬天兵來降我大王。是我大王變化法身，張開大口，似城門一般，用力吞將去。說得眾天兵不敢交鋒，關了南天門。故此是一口曾吞□萬兵。」行者聞言，暗笑道：「若是講手頭之話，老孫也曾幹過。」又應聲道：「二大王有何本事？」小鑽風道：「二大王身高三丈，臥蠶眉，丹鳳眼，美人聲，匾擔牙，鼻似蛟龍。若與人爭鬥，只消一鼻子捲去，就是鐵背銅身，也就魂亡魄喪。」行者道：「鼻子捲人的妖精也好拿。」又應聲道：「三大王也有幾多手段？」小鑽風道：「我三大王不是凡間之怪物，名號雲程萬里鵬。行動時，搏風運海，振北圖南。隨身有一件兒寶貝，喚做陰陽二氣瓶。假若是把人裝在瓶中，一時三刻，化為漿水。」

行者聽說，心中暗驚道：「妖魔倒也不怕，只是仔細防他瓶兒。」又應聲道：「三個大王的本事，你倒也說得不差，與我知道的一樣。但只是那個大王要吃唐僧哩？」小鑽風道：「長官，你不知道？」行者喝道：「我比你不知些兒。因恐汝等不知底細，吩咐我來著實盤問你哩。」小鑽風道：「我大大王與二大王久住在獅駝嶺獅駝洞。三大王不在這裡住，他原住處離此西下有四百里遠近。那廂有座城，喚做獅駝國。他五百年前吃了這城國王及文武官僚，滿城大小男女也盡被他吃了乾淨，因此上奪了他的江山。如今盡是些妖怪。不知那一年打聽得東土唐朝差一個僧人去西天取經，說那唐僧乃□世修行的好人，有人吃他一塊肉，就延壽長生不老。只因怕他一個徒弟孫行者□分利害，自家一個難為，徑來此處與我這兩個大王結為兄弟，合意同心，打夥兒捉那個唐僧也。」

行者聞言，心中大怒道：「這潑魔□分無禮。我保唐僧成正果，他怎麼算計要吃我的人？」恨一聲，咬響鋼牙，掣出鐵棒，跳下高峰，把棍子望小妖頭上研了一研，可憐，就研得像一個肉陀。自家見了，又不忍道：「咦！他倒是個好意，把些家常話兒都與我說了，我怎麼卻這一下子就結果了他？也罷，也罷，左右是左右。」好大聖，只為師父阻路，沒奈何幹出這件事來。就把他牌兒解下，帶在自家腰裡，將「令」字旗拈在背上，腰間掛了鈴，手裡敲著梆子。迎風捻個訣，口裡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的就像小鑽風模樣。拽回步，徑轉舊路，找尋洞府，去打探那三個老妖魔的虛實。這正是：

千般變化美猴王，萬樣騰那真本事！

闖入深山，依著舊路。正走處，忽聽得人喊馬嘶之聲。即舉目觀之，原來是獅駝洞口有萬數小妖排列著槍刀劍戟，旗幟旌旄。這大聖心中暗喜道：「李長庚之言，真是不妄，真是不妄。」原來這擺列的有些路數：二百五□名作一大隊伍。他只見有四□名雜彩長旗，迎風亂舞，就知有萬名人馬。卻又自揣自度道：「老孫變作小鑽風，這一進去，那老魔若問我巡山的話，我必隨機答應。倘或一時言語差訛，認得我啊，怎生脫體？就要往外跑時，那夥把門的擋住，如何出得門去？要拿洞裡妖王，必先除了門前眾怪。」你道他怎麼除得眾怪？好大聖，想著：「那老魔不曾與我會面，就知我老孫的名頭，我且倚著我的這個名頭，仗著威風，說些大話，嚇他一嚇看。果然中土眾生有緣有分，取得經回，這一去，只消我幾句英雄之言，就嚇退那門前若干之怪；假若眾生無緣無分，取不得真經啊，就是縱然說得蓮花現，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精。」心問口，口問心，思量此計，敲著梆，搖著鈴，徑直闖到獅駝洞口。早被前營上小妖擋住道：「小鑽風來了？」行者不應，低著頭就走。

走至二層營裡，又被小妖扯住道：「小鑽風來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來了。」眾妖道：「你今早巡風去，可曾撞見甚麼孫行者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撞見的，正在那裡磨杠子哩。」眾妖害怕道：「他怎麼個模樣？磨甚麼杠子？」行者道：「他蹲在那潤邊，還似個開路神；若站起來，好道有□數丈長。手裡拿著一條鐵棒，就似碗來粗細的一根大杠子，在那石崖上抄一把水，磨一磨，口裡又念著：『杠子啊，這一向不曾拿你出來顯顯神通，這一去就有□萬妖精，也都替我打死，等我殺了那三個魔頭祭你。』他要磨得明了，先打死你門前一萬精哩。」那些小妖聞得此言，一個個心驚膽戰，魂散魄飛。行者又道：「列位，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幾斤，也分不到我處，我們替他頂這個缸怎的？不如我們各自散一散罷。」眾妖都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們各自顧命去來。」原來此輩都是些狼蟲虎豹，走獸飛禽，鳴的一聲，都闕然而去了。這個倒不像孫大聖幾句鋪頭話，卻就如楚歌聲吹散了八千兵。

行者暗自喜道：「好了！老妖是死了。聞言就走，怎敢覲面相逢？這進去還似此言方好；若說差了，才這夥小妖有一兩個倒走進去聽見，卻不走了風汛？」你看：

他存心來古洞，仗膽入深門。

畢竟不知見那個老魔頭有甚吉凶，且聽下回分解。